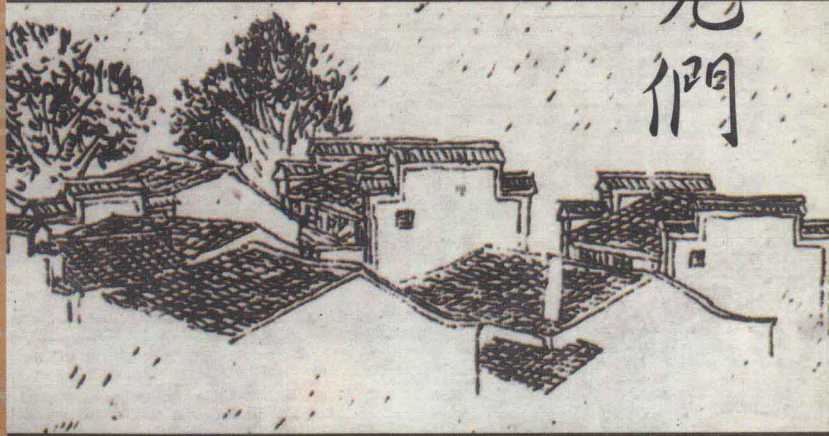


周克芹 著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榮獲
首屆
茅盾
文學
獎



四川文藝出版社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芹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曹理尧

封面设计:张 伟

书名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作者 周克芹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陕西省印刷厂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印数 0—10,000 字数 325千

ISBN7—5411—1231—3/I·1151

定价:13.20元

拈炷心香慰故人

——代序

宇心

四年前的今天(8月5日),一个生活和文学的跋涉者,终于不堪苦旅的重负,拖着沉甸甸的脚步走向了另一个生存空间。

有人说这个狭小的空间十分博大,因为在里边绝无任何惊扰,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最想做的事情是写小说,四年过去了,不见你的新作,可见那个大理石拼成的空间也并非一个自由的王国。

逝者已矣!还是留在这片空间好。虽然会筋疲力尽的,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多读到几篇像样的小说。

提起小说,最先想到的不是你的成名作《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而是后来影响不大的《石家兄妹》,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1978年夏天,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决定编辑出版“远望丛书”,目的在于扶苗子,出版中青年处女集。你是入选人之一。

虽然你已经发表过一些短篇,但编集子还不够,出版社给你请了一个月假,你搁下不脱产的农技员的工作,从简阳农村来到成都。补写几篇小说只花了二十来天,余下的日子,你说你酝酿过一个长篇,想谈谈提纲。但是提纲怎么谈呢?形象思

维不借用枯索的理性去演绎，何况你又不善于言辞。你说得吃力，我们也听得费劲儿，最后，你说你索性写一下，写个简单的故事。

故事写出来了，这就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雏型。当时不叫这个名字，叫做《岭上人家》。

在给你送行时，联系和你这部书稿的编辑同时送给你一摞稿笺。你穿了一件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挂在肩头上的旅行袋也很小，稿笺装不下，只得另行打包，累得你的联系人鬓发间冒出一层细汗。

你回到简阳半年未动笔，但是书信不断。你还在做不脱产的农技员，又有家室之累，缺少一个写作的空间。这样的困境不难想象，于是《石家兄妹》的出版加快了。

出版社急于协助你改变你的境遇，想用这本集子去敲一敲真个能决定你命运的人的恻隐之门。你寄来了一份名单，我们按图索骥，将新生的《石家兄妹》一一寄去。并附了一张短筒，铭谢他们过去对你的支持是一方面，主要的寄希望于今后，思不便说出来，是请他们高抬贵手给你一个吃商品粮的位置。

作协也在努力，费了不少唇舌，你终于从“农门”跳入戏门，在县川剧团的一间小屋里安了一张可容五尺之躯的木床，并且有了一张铺开稿笺的小条桌。

在替《石家兄妹》设计封面之际，你的责任编辑去简阳看望过你。府上真可谓家徒四壁，猪圈里没有猪，羊圈里没有羊，小小的倾斜的土坝里只有几只咩咩叫着的雏鸡。年关快到了，人们都在准备年货，而你厨房的灶孔上，“挂着的全是扬尘吊吊，就没看见一块腊肉”。给你的《石家兄妹》开稿费，她于是开

到了最高线。

我担心社里通不过，劝说她压一压。她执意坚持。我只得说，“买过年肉绰绰有余了。”“是吗？”她嘴角露出一丝嘲讽，“你知道吗？他家欠了几百元钱的债！”

你碰到的就是这样一位责任编辑和联系人，以后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上头产生的一些不愉快，便很可以理解了。

由于有了一间屋一张桌一个空间，你写起来很快。你寄了一些章节来，联系人读了很兴奋，逢人便说大有希望。她还同意当时还是内刊的《沱江文艺》选登一部分，她跟你的心情一样，想听听反响。

不久，你从简阳到了内江，住在《沱江文艺》编辑部。来信说日内就可以脱稿，若是出版社不去看稿，你就把书稿带到成都来。

我们请你立刻带稿来成都。

你却被绊住了，这是《沱江文艺》牵出的路障。《红岩》创刊号发出后，下一期缺少一个长篇，恰好见到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选登在《沱江文艺》上的部分章节，于是主编和文艺界的一位老将马不停蹄地去到内江。你为难了，急信告知出版社。出版社当时很重视首次发稿，将意见责成联系人立即通信给你，再一次请你夙即带稿来成都。

你说你“十五号来”，你说你终于挡住了重庆方面的“诱惑”。

你的联系人放心了，因为她没有白费心血。

她提前给你准备了住处，甚至连封面设计的人员也已找好了，但你并没有按时到来。她掰着手指在等待，十五号没来，十六号十七号也未来，二十号过了也不见人影。她打电话去

《沱江文艺》编辑部，才知道你去了重庆。一个星期以后你在重庆写来一封长信，向她详尽地叙述了你的苦衷。

捧在手里的雀子飞了，你的联系人很难受。她在出版社内奔走呐喊，无论如何要把作品的“首发权”拿过来。

最终未能如愿。作品在《红岩》发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於1980年出了书。我们很遗憾，弄得你也有一些尴尬。一次在作协讨论这个作品时，你把我拉到室外对我说，你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儿子最重恩情，你不会忘记出版社在你困难的时候帮助过你。

你言重了，我说，作品出来了比啥都好。

但我知道你和你的联系人此后没有往来，遗憾和尴尬之间还横亘着一重误会。误会有时是解释不清的，其实也用不着解释。你那三句话是“三段论”，而形式逻辑本来就很苍白，尤其对一个工作过于执著情感过于丰富的女性，你的解释确乎少了一些张力。

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后，你势头日好，相继写出的几个短篇，分量都很重，博得文坛的肯定和读者的赞誉。

我们替你高兴，也感到很欣慰。

不久你创作的势头减弱了，听说你遇到了创作以外的麻烦。后来你住进了天回镇部队的总医院。我们来探望你，在一个雨夹雪的寒天。病房里没有你，你已经搬到了隔医院不远的你的妹子家。小屋里本来很暖和，捂着一盆焖炭火，但你把自己裹在一件宽大的军棉衣里，与我们寒暄的嘴也像是很怕冷，深深地藏在没有刮过而显得杂乱的胡髭间。

“你在写什么大作？”一位同来的女性问，她就是与你尚未

化干戈为玉帛的那位联系人。

“我在写一封信。”你长吁了一口气，“写了一个星期了，除了称呼还是称呼。”

我瞥了一眼桌上，你夸大了一些。信纸上除了称呼，还落了两行字，但是你再也写不下去了。

你说整天脑子里晕乎乎的，一个星期写不出一封短信，遑论创作？同来看望你的还有后来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她是一个最能与人为善的老大姐。她为你的境遇叹息，她急于协助你做一点什么有助于解脱你身心交瘁的事情。

趁你出去替我们张罗茶水的当口，老大姐焦灼地征求我和对你有意见的那位联系人的意见。

“能不能再给他出一本短篇小说集？”老大姐说，“他这几年不是写了那么多么？”

我是同意的，我曾经对你说过，评价和界定一个作家的终归是他的作品。但我担心你过去的责任编辑一时转不过弯子。

为了进一步协调你和责编的关系，总编辑李致出谋，让责编在家中请一次客，让我作陪。我们都不善饮，后来块垒浇除了，其功不在酒，而在责编于烹调中的手忙脚乱所迸发出的热情。这是一顿简朴然而极其成功的酒席。

《周克芹短篇小说集》出得很快，也出得很好，责编克尽了厥职，这是1983年10月。

不过，对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走失，她依然耿耿于怀。各人有各人的是非观，谁都有权力保留自己的褒贬和毁誉，本来也用不着强求一致。

然而，世事真难逆料，在你远行之后的第四年，她贸然拜访了你家已经很有些冷落的门庭，并且与你的夫人和子女迅

速签订了重新出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协议。

她认为我也是这本书稿归去来兮的知情者之一,要我说点什么,我于是说了一点有关的往事,对你也是对读者。这本书不仅是你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还附了你关于自己与这本书的一些文章和资料以及他人对你及作品的评介。特别是收入了已故的周扬和沙汀同志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我想,这样的版本你是会同意的。

你生前出版了你第一本书,而在你身后又出版你第一本书,这也是我们与你的缘份。拈炷心香慰故人,由缘份过滤而出的心香,可以告慰一些儿你远行的寂寞吧。

1994年8月5日

第一章 雾 茫 茫

一

在冬季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

先是坝子上这儿那儿黑黝黝的竹林里，响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的声音，一个一个小青年跑出门来。他们肩上挂着书包，手里提着饭袋；有的女孩子一边走还一边梳头，男娃子大声打着饱嗝。他们轻快地走着，很快就在柳溪河上小桥那儿聚齐了。站在桥板上，风格外大些，他们使劲儿跺着脚，笑骂着最后跑来的一个睡懒觉的同学，然后就嘻嘻哈哈走过小桥去。随后，几个挑着菜篮赶早场的社员出现在小桥上，篮子里满满地装着时鲜的蔬菜：窝笋、萝卜、卷心白、芹菜，还有香葱、蒜苗儿，他们是到桥那边的连云场，甚至更远的太平镇的早市上去。

晨曦姗姗来迟，星星不肯离去。然而，乳白色的蒸气已从河面上冉冉升起来。这环绕着葫芦坝的柳溪河啊，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多缥缈透明的白纱！霎时里，就组成了一笼巨大的白帐子，把个方圆十里的葫芦坝给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这，就是

沱江流域的河谷地带有名的大雾了。

在这漫天的雾霭中，几个提着箩筐拣野粪的老汉出现在铺了霜花的田埂上和草垛旁，他们的眉毛胡子上挂满了晶莹的水珠。不一会，男女社员们，各自关好院子门，走向田野。生产队平凡的日常的劳动就这样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农事活动井井有条，像一曲协调的交响乐一样演奏起来。这种音乐是优美的，和谐的，一点也不单调乏味。

妇女们凑在一起儿做活路，没有不说话的，葫芦坝上的新闻总是最先从她们干活的地里传出来。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冬季的这个茫茫迷雾的早晨，在坝子南端靠近梨树坪的油菜地里，她们先是漫无边际地谈着关于孩子尿床这样一个令人烦恼的老题目；不一会，雾霭中不知是哪一个女人“哎”了一声，说道：

“真是，山不留人水留人哪！……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许四姑娘决定不走了。正在这节骨眼上呀！”

她的消息，可以说是当天的特大新闻了。闹喳喳的妇女们一下子不开腔了，大家都愣愣地互相对望一眼，似乎那个“许四姑娘”走与不走的问题是一件什么大事一样。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脑子反应最快的几个女人开始发表评论：

“为啥子嘛，跟自己那个离了婚的男人在一个大队住着，每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多难堪呀！何苦呢？”

“葫芦坝这块背时的地方，她还留恋个啥子？……走得远远的，也免得触景伤情吶！”

“说的是！她手上又没有娃儿，未必就守一辈子寡么？常言说得好：寡酒难吃，寡妇难当呢。”

“呸！你这完全是‘封建思想’！”

“咋个是‘封建’喃？你……”

“好啦，好啦，莫争输赢了。管人家闲事干啥子？各人心头有个打米碗。走也好，不走也好，依我看呀，未必没得男人，就不过活了？”

“啧啧，嘴皮子硬！你自己试试看！”

人多嘴多，说啥的都有。自由发言的讨论会在深入下去。有的说，四姑娘许秀云生来性情温厚，心肠又软，准是在等待着郑百如回心转意，来了“破镜重圆”。但这个判断马上有人给推翻了，说是郑百如的老姐儿郑百香已经透露过：她那个正走红运的老弟已在二十里外的严家坝“对上了一个象”，严家坝那位老姑娘可比“这个”漂亮得多。又有的人猜测说，许秀云一定不会在娘家久住，迟早都是要走的，原因是许茂老汉脾气古怪，老头子原是不赞成四姑娘跟郑百如离婚的，眼下四姑娘暂时不走，一定是因为对她三姐给她介绍的那个男人不满意。……消息灵通的人们马上提出担心：要真是这样，可就麻烦了！——因为半月后，许茂老汉的生日，人家“那个”就要来赶礼，商量结婚的事。“新客上门，是开玩笑的么？麻烦！看他们拿来咋个办？”

从梨树坪那边的猪场外面，有一个女人长声呼唤着：“猪儿溜——溜、溜、溜……”走过来了。

地里的妇女们听见声音便有人提议：“三辣子过来了，问问她究竟是真是假啊！”

“猪儿溜——溜、溜、溜……”一个高大结实的中年妇女一阵风似地从大雾中走了出来，她边走边问：“喂，你们看见小猪儿跑过来没有啊？”

“没有看见猪儿。三姐，过来一下，我们问你个事儿嘛。”

“老娘这阵不得空呢！猪儿溜——”

“许秋云，站一下嘛，问你正经事呢！……别着急，等会儿我们大家帮你找猪儿。”

三姑娘许秋云站住，侧过脸对着地里的妇女们，笑骂着：“理骚婆！你们一天到晚嘴不空！”

“又骂人！……呃，听说你那个四妹子又不走啦？”

“放屁！哪个嚼牙巴乱说的？”三姑娘脸色一沉。

“怎么，你还不晓得呀？”

善良的邻居大嫂们怪许秋云太粗心大意了，既是亲姐姐，又是“介绍人”，一向就像母亲那般爱护和照看着她那走厄运的四妹的，竟然连这样一个重大的事变都还不晓得！于是，她们向许秋云建议道：

“你不信，亲自去问问嘛！”

“三姐，帮忙可要帮到底啊！”

许秋云说：“好啦好啦，收工以后我过去看看。”说完，便挪开她粗壮的腿脚走了，清晨的田野上，留下她高亢的声音：

“猪儿溜……背时的雾，还不散！……猪儿……”

地里干活的妇女们的话题又拉到更广泛的范围了。她们说：“好个三辣子！要不是她呀，四姐儿早没命罗！……这两姊妹，一个强一个弱，真是，一个妈生的，性情儿这样的不同。”

“她们许家那么多姐儿妹子，哪一个和哪一个相同？不都各人有各人的性情，你算一算看……”

“是啊，没有一个像她们爹！”

“就是嘛，要不是他独断专行，爱‘鳃上水’，四姐也不会给误了这么多年。……从前秀云不是像花朵儿一般么？谁不说她好啊！可如今啦，才过三十岁的人，倒变得跟老太婆差不多

了，谁见了不心痛啊！”

“哎，四姐儿就是性子太软弱了一点。”

“哼！老娘们想不通：为啥好人要受气，恶人该享福？这如今，葫芦坝上的事情，真能叫人气破肚皮！真叫人想不通。”

“算罗，莫扯远了！这雾茫茫的天气，有谁走来也看不见，叫人家听了去，又该惹下一场祸事！如今有些话，难说！”

“是啊，好大的雾！许茂大爷每天一早出来拣狗粪，别叫他听见，要不然，又要骂人家‘干涉内政’了！”

“哈哈……”

“嘻嘻……”

二

其实，许茂大爷这天清早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出来拣狗粪。——他正在生四姑娘的气哩！

再过半个月就满六十五岁的许茂老汉，高个子，宽肩膀，面目严厉。他已经到了那种享受庄稼人荣誉的年岁。这一辈子他养了九个女儿，有些顽皮小青年背地里称他做“女儿国国王”，可谁也不敢当面这样称呼他。多年来，他是以自己勤劳、俭省的美德深受一般庄稼人敬重的。单看那一座带石头院墙的三合头草房大院，就很有点与众不同的气派，宽敞、明亮。这正是他自合作化以后逐年辛勤劳动的见证。当年女儿们在家的时候，依着各自的爱好种在院坝里的花草树木，如今虽然她们大都离开了这座院子，却还照样的一年四季轮换着开花。院子里鸡鸭成群，猪羊满圈，谁见了都会说老汉的日子过得不错。

清早，许茂老汉刚刚跨出房门，便看见四女儿从外面搬了

许多石头进来，在院子西墙角上那间堆放茅柴用的孤零零的小屋屋檐下，已经垒起了一个小小的灶头。机敏的老汉眉毛霍地抖动了一下，站在自己高高的阶沿石上，厉声问，“咋个？你……垒起那些石头干啥子？”

四姑娘转过脸来，一对大眼睛闪着几分忧郁的光，对老人赔笑道：“爹，我正要给你说呢，我……不走……”

老汉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啥？”

“不走了。”四姑娘直起腰来，向老汉走近两步，拍打拍打怀里的泥土，淌着汗的瓜子脸上现出红晕：“我想了这几天，实在是不走的好。”

“你说啥？”老汉像突然遭了雷轰，直气得横眉竖眼，跳起脚吼道：“胡说，哪有这样撇脱！哼，哼！”他气得鼻子打响，说不下去了。

老汉本来就极不赞同四姑娘的离婚。在他看来，郑百如是个大干部，在葫芦坝上掌着实权，那是惹不得的，撕破脸皮更不划算。偏偏公社的妇女主任竟然给予支持，法院也批准了，虽然向来注重面子的老汉，总认为这是件丢人现眼的事情，却也不敢阻拦。离婚以后，公社又同意四姑娘搬回这个早已没娘的“娘家”来住，老汉心上就像顶着一根棒槌，很不顺心，成天黑着一张脸。直到两个多月前，居住在本队的三女婿罗祖华受三姑娘之命，在耳鼓山上托亲戚给四姑娘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人户，前不久老汉又亲自上耳鼓山走了一遭，得出了结论：“可以。”答应了那个中年丧妻的男子，在他做生的那天下山来，以便当着他的全体女儿、女婿和亲戚们，正式把亲事确定下来，并择定一个就近的日子成婚，把四姑娘送上山去。他这一年来的不舒心，才觉得轻松了一点。可是，事到临头，四姑

娘公然宣布“不走了”，真是鬼迷心窍！老汉简直忍受不了啦！

“你老人家莫生气啊！……”四姑娘见老汉马起脸不说话，凄然说：“请你老人家看我娘的名下，拨给我这间破屋。……我一辈子就在这儿，做些吃些。我能做，再苦再累我不怕……”说着，垂下了她那好看的长睫毛，积蓄多日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过脸颊。

“爹，吃饭啦！”老九许琴从灶屋里出来招呼。老汉仍然在很响地喷着鼻子，吓了她一跳。她走到四姐身边，四姐扶着那间破屋小门框，头埋在手腕子里，低声抽泣。九姑娘愣愣地站了一阵，眉毛不由地皱了起来。

茫茫大雾飘过来了。草房的屋檐上，忍冬树的叶片上挂满了的水珠儿，在悄悄地滴着；几树蜡梅含苞待放，每一个生机勃勃的花骨朵儿都挂着颗颗晶莹的露珠。葫芦坝上的浓雾啊，你能说清四姑娘何以做出这样一个令老汉生气的决定么？

三

吃过早饭以后，许琴在自己的卧室里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揣上钢笔和小本儿。她对许茂老汉说：“爹，我到公社开会去了。”

老汉装着没有听见，捲起锄头往河边菜园地去了。

九妹子掩好房门，走下阶沿，来到院坝西墙角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前，叫了一声：

“四姐……”

许秀云正在打扫着小屋里陈年剩下的柴草渣儿。她闷着头不说话，动作有力而敏捷，憋着一股子劲在干着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事业：她要自立门户了。

二十岁的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生许琴，这时候声音里充满了同情，她说：“四姐，这是何苦来呢！爹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三姐知道你这样做，还要跟你闹的。”

秀云望了九妹子一眼，回答道：“老九，我这会儿心里像一团乱麻，你快走，开会去吧。”

老九偏不忙着走，她上前抓起秀云的手来，说道：“我有句话，你可别怪我多嘴……四姐，你才三十岁，还这样年轻，一辈子的事，还长呢！何必这样。”

秀云使劲捏着九妹的手，叫她莫往下说。

“老九，不要说这些。这会儿我啥都不能对你说。说出来你也不懂，你还小啊！”

九妹子望着四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忍不住哭了。秀云催九妹快走，别耽搁了开会，许琴才离开了小屋。

大雾迷漫的田野里，到处都有人声和锄头碰在石子儿上发出的清脆的响声，只是看不见人罢了。这样倒好！免得人家看见团支部书记刚刚哭过的一对红红的眼睛。老九快步走着，穿过桑园，折向南边的河沿，顺着长长的麦子地走，不一会儿就到了小桥头，一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当她踏上桥板以后，却猛然看见五步开外的桥栏边倚着一个男子：三十来岁，面孔白净，眉目也还端正，穿件补了疤的青布短棉袄，头上没有戴帽子，一寸来长的短发直冲冲地立在头上，配上他那瘦小结实的身个儿，给人一种精灵、干练的印象；只是由于眼睛里表现出的那种游移不定的眼神，你才不会过于相信他的诚实。他含着矜持的笑容招呼许琴，声音有点嘶哑：“九妹，早啊！”

许家九姑娘碰见这个人，心里很不自在。因为这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一年前她还称呼他“四姐夫”的郑百如，葫芦坝大